N+1

北齊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烏丸貴

蔡儁 婁提賢

尉長命 一工懷

任祥 子壽 吳多婁貸文 子敬顯

庫狄迴洛 庫狄盛

張保洛賀拔仁　翻　段琛
尉翻子　翻貴　相願
廉德　韓建業　封輔相
范舍樂　牒舍樂

侯莫陳相
斛律羌舉　子孝卿
宋顯
慕容紹宗
步大汗薩
慕容儼庫狄伏
連
高乾弟愼　愼弟昂弟季式　東方老
高韋李希光　斛　以宗　劉孟和　盧曹

潘樂
尉景子鑒
庫狄干
賈泰
婁昭子定遠
昭兄子叡
韓軌子晉明
斛律金子光
光弟羨　邢祖信
彭樂
暴顯
段榮子韶
韶弟孝言
鮮于世榮
傳伏叱干莫生
紇奚永安
皮景和
元景安
蔡連猛
獨孤永業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也少雄果有武
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遏擊太尉後歸魏累遷第
二鎮人酋長孝武帝初封清水郡公隨入關拜司空神
武平夏州普自覆蘇城率部歸神武神武躬自迎接封
河西郡公位太尉薨贈太師大司馬録尚書事子洛字
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
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普尊老特
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以報深
恩及河陰之戰諸將北度慶樹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
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
其所營地爲廻洛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卒贈太師
大司馬太尉録尚書諡曰武

司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也曾祖護野胡爲懷朔
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略少與神武相知爾朱榮以
爲別將隸爾朱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魏
孝武帝立累遷渭州刺史元既早爲神武知遇兼其舅
兄在東恒表疏與神武往來周文有疑心元乃率所部
三千户發渭州西北度爲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

出靈州刺史曹滂待元甚厚遷安塘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毎遣兵邀元元戰必摧之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元至引見執手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污被劾特見原累以軍功拜司空天保初封扶風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黄鉞太宰太師録尚書元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長舉襲爵元弟天元亦有將略便弓馬封昌陽縣伯天保初位殿中七兵二尚書尚書贈都督滄州刺史謚曰恭武天元弟天和以兄元勳重尚東平長公主賜爵宜安鄉男文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成皋郡公濟南即位加特進改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追贈司空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絶人破六韓拔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大都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泥不睦豐助泥守岳將自討泥為侯莫陳悦所殺周文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乃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泥與豐堅守不下豐乃

東奔神武神武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等攻之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百姓苦之豐建水攻策遏洧水灌城水長魚鱉皆游焉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拍浮向土山爲浪激不時至西人鉤之並爲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忠武子暈嗣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通顯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領軍大將軍八子俱

要所生每一子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爲制服二年武平中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六韓常單于之裔也初呼厨貌入朝漢爲魏武所留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户魏氏方興率部衆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率軍北禦單敗奚及五子伏沒于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按陵率部降爾朱榮詔封永安縣侯第一領人酋長常孔雀少子沈敏有膽畧善騎射爾朱榮死常歸河西天平中與冀州

剌史万俟受洛干等東歸神武上爲武衛將軍癖受禪
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剌史贈尚書令司
徒公太傳第一領人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軍功至
太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剌史後大
行臺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剌史令討仇池氐楊紹先於
百頃未還岳爲侯莫陳悅所殺祚克仇池還莫知所歸
俄而神武遣行臺侯景慰喻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
公後隨魏孝武西入周文以祚爲兗州剌史歷太僕衛
尉二卿尋除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剌史入據東雍州神
武遣尉景攻降之苦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華
州剌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
贈司空公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剛格有氣斷歷爾朱榮府騎兵參
軍榮性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愜榮心普泰初行汾州
事棄戍歸神武累遷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開府西
道行臺僕射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如
草芥性峭直攻訐無所迴避雖非佐命元功然與神武

布衣舊特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録尚書事謚忠武
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次子洪徽
嗣樂安縣男卒贈都督燕州刺史
蔡儁厲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
功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儁豪爽有膽略神武微
時深相親附儁初爲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軍
中神武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爾
朱榮從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封爲洛縣男隨神武
舉義及平鄴破韓陵並有戰功進爵爲侯出爲齊州刺

中擢爲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興和末神武攻玉壁還留清河公岳爲行臺鎮守晉州以胄隸之胄飲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爲人所糾推勘未得實神武特免之胄內不自安乃與儀同爾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陰圖弒逆伏誅

甘一 一 又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爾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從平爾朱兆於赤桐并嶺荒自縊貫文薩度其冤天平

中進爵爲公晉州刺史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周文出函谷景與高昂議待其至貨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候死於周軍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嗣彊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令敬顯前驅置營中夜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深見重位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十年從後主平陽敗卽在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緯尊號安德敗武將皆投周軍唯敬顯縱走遁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閶闔門外責其不留晉陽也

庫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爾朱榮榮死隸爾朱兆神武舉兵於信都迴洛擁衆來歸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封順陽縣子累遷夏州刺史昭帝卽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爲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刺史

庫狄盛字安盛懷朔人也性柔和少有武用初爲神武親信都督從征伐累遷幽州刺史封長廣縣公齊受禪

改封華陽縣公後拜特進卒贈太尉公

張保洛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爲北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爲爾朱統軍後隸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爲帳內都督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及破四胡於韓陵元象初爲西夏州刺史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又從戰芒山進爵爲侯文襄嗣事歷梁州刺史進爵爲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爲刺史聚斂爲百姓所患濟南初兼侍中尋出爲滄州刺史封數城郡王以聚斂免官奪王爵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翔珍設璨斛斯摠子相貴相願康德韓建業封輔相沈舍樂縣舍樂並以軍功至大官史失其事仁字天惠善無人以帳內都督從神武破爾朱氏於韓陵力戰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歷數州刺史太保太師右丞相録尚書事武平元年薨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録尚書十二州諸軍事朔州刺史謚曰武珍字舍洛西平酒泉人壯勇善騎射以帳內從神武天統中封安康郡王武平初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卒贈太尉璨字懷寶代人少有武用從起兵天保中開

府儀同三司兗州刺史瀛代人太寧初位司徒封海昌王卒子相貴嗣相貴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及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啓周武帝請師求爲內應周武自率衆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鑽相貴送長安至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及到鄴無肱廢後主立廣寧王孝珩嗣位相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孝珩嗣位相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及廣寧被出相願拔佩刀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德代人歷數州刺史并省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建業輔相俱不知所從來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輔相爲朔州總管范舍樂代人有武藝筋力絕人位庫狄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平舒侯牒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歿贈關中侯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社伏頹魏等一領人酋長父解古提朔州刺史白水公相七歲喪父號慕過人及長性雄傑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力戰有功封陽平縣伯後改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遷司空公進爵白水王

又遷大將軍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太保朔州刺史
又授太傅別封義寧郡公薨於州贈假黃鉞右丞相太
宰大尉都督朔州刺史次子晉貴嚴重有文武幹略襲
爵白水王武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歸周授
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子仲宣太常丞子弘賴弘信雅
州司士參軍子行方行儉行恭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有武力隸神武爲都督從起義
平鄴破四胡累遷車騎將軍顯州刺史從神武西伐至
[illegible]津及齊文襄大都督師而還孤延爲後殿且戰且行一
日斫折十五刀又從破周文於邙山封永固公神武嘗
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電震地前有浮圖一所神
武令孤延視之孤延乃馳馬案矟直前未至三十步震
燒浮圖孤延唱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孤延還眉鬚及馬
鬣尾皆焦神武嘆其勇決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鬬後
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孤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
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讌華林園文襄啓魏帝
坐孤延階下以辱之齊受禪別賜爵鄴昌縣公孤延好
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故

與彭劉韓潘同列位太子太保太傅

觧律羌舉太安人也世爲部落酋長羌舉少驍果有膽
初從爾朱兆入洛有戰功深爲兆愛遇兆破始歸誠神
武神武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從
神武戰於沙苑諸將議進趣之計羌舉曰黑獺雖聚衆
黨彊弱可知若欲固守無糧接可恃今惴其情欲一死
決有同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濘無所用力若不與
戰而逕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彼無
所歸則黑獺之首可懸於軍門矣神武欲縱火焚之侯
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有異同遂
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後封密縣侯爲東夏州刺史有疫
疾刺肉以竹筒吮之垂愈因怒劊裂而卒贈儀同三司
子孝卿嗣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
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
政由羣豎皆自趙彦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
羌若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又
以中書侍郎高道衡爲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
承光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

孝卿便詣鄴仍從周武帝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
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户部尚書
張瓊字連德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爲亂榮
敗隨爾朱榮榮以爲都督後歷位濟州刺史及爾朱氏
敗歸神武拜滄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天平中神武龔討夏州以瓊爲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爲
周文所陷卒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瓊子欣尚魏平陽
公主除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
史南鄭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誡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
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欣豪險遂與公主情好
不篤尋爲孝武帝所害時人稱瓊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效穀人也性果毅有幹用初事爾朱
榮稍遷爲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爲晉州刺史後歸
神武爲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然勇
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沒
于行陣贈司空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
魏廣平内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

頗有力初以軍功賜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
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
顥敗爲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
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汝南王悅爲魏主
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
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爾朱仲遠仲遠
敗乃歸神武天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威
武邊人畏服之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
尋放還神武怒而不責元象初除洛州刺史以前後勳
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千
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以取受狼
籍令送晉陽文襄怒其罪卒贈司空謚烈懿則弟敬寶
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鄴不剋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燕主晃弟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曾
祖騰歸魏遂居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
容貌恢毅少言語沉深有膽略爾朱榮即其從舅子也
值北邊擾亂紹宗攜家屬以歸榮榮深待之及榮入洛
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翦恐

難制服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之若何紹宗曰太后
臨朝淫虐無道天下共棄公既身控神兵心執忠義忽
欲殲夷多士實非長策深願三思榮不從累遷驃騎將
軍後以軍功封索盧侯榮死事爾朱兆步藩逼晉陽兆
擊之累爲藩所破兆欲於晉州召神武共圖步藩紹宗
諫曰今天下擾攘人懷覬覦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
州才雄氣猛英畧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
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忽輒相猜阻橫生此言便禁
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旨隸神武神武與兆共討
步藩滅之神武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爲長史及韓陵之
敗乃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此用卿言今豈至此兆之敗
也士卒多奔散兆懼將欲潛遁紹宗建旗鳴角招集戎
徒軍容既振兆徐而止後神武從鄴討兆於晉陽兆自
縊死紹宗行到焉突城見神武追至忽攜爾朱榮妻子
及兆餘衆自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皆如
故軍謀兵畧時參預焉及遷都鄴庶事未周乃令紹宗
與高隆之共知庫府圖籍諸軍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
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其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

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以軍功進爵爲公累遷御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史執烏黑殺之還除尚書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國公遂與大都督清河王岳破梁貞陽侯淵明於寒山禽之廻軍討侯景於渦陽千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啾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九爾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敗及聞紹宗至卬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又

冀景戰請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景遂走遵初神武將崩命文襄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果敗景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據潁川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率軍圍擊之堰淯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嘗有蒜髮昨來忽然自盡蒜者算也吾年算其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臨窴舟艦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卒時年四十九

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謚曰景慮長子士肅以謀及伏法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士肅第三藏列在隋史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爲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善射馭龍襲第一領人酋長臨江伯魏末自軍功至武衛將軍隨爾朱榮破葛榮平元顥封夔陶縣伯榮死爾朱氏陵替平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天保初累遷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州刺史謚曰莊惠子孝沖孝沖弟長义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位上柱國卒於涇州

步大汗薩代郡西部人祖榮代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刺史長义無他才技在官以清幹稱

領人別將薩初從爾朱榮入洛及平葛榮累功爲都督榮死又從兆入洛及韓陵之敗以所部降神武稍遷車騎大將軍封行唐縣公晉州刺史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薛脩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壽仁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脩義少而姦

俠輕財重氣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爲別將脩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拜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脩義以天下紛擾遂爲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脩義慙悔遣表乞一大將招慰乃降鳳賢等猶據險不降脩義與書降之乃授鳳賢龍驤將軍陽夏子改封汾陰縣侯爾朱榮以脩義反覆録送晉陽與高昂等並見拘防榮赴洛並以自隨置於馳牛署榮死魏孝莊以脩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神武爲晉州刺史見之相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脩義行并州事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脩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初神武欲大城晉州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處雖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敗徙秦南汾東雍三州人於并州又欲棄晉州遣家屬向英雄城脩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州城使我無所趣脩義曰若失守則請誅解律金曰還仰藻小兒守收家口爲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行晉州

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除齊州刺史以黷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空子文殊嗣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陵歷華陽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軍功又歷南汾譙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庶之後也容貌出羣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工騎射爾朱氏收歸神武以勳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爲樂所譴乃謂儼曰府君少爲羣下屈節儼攘袂曰吾壯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二人在邊不和徵樂還朝以儼代爲刺史遷東荆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爲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賊張儉爲守人王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司共擊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西魏荆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時諸州多有翻陷唯儼獲全及侯景反與諸將計之儼獲景麾下僞太守刺史將軍行臺等

並其部下二千人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空陸法和儀同宋莒等以郢州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畧兼濟忠勇過人方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爲然遂遣鎮郢城城卑下兼土疎頹壞儼更脩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梁將蕭脩率衆五萬與侯瑱任約合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洲造荻葑竟數里以塞船路衆懼儼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於是順士意躬往祈請須臾衝風驚濤漂

荻葑約復以鐵鏁連綴防衛漂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葑復斷絕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儼出城奮擊大破之裏五月瑱約等又并力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絕無以爲計唯煮搥搭桑葉并紵根水莊莒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物而食之有死者即取肉分噉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遣使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據守非便有詔還之儼至鄴帝命引升殿儼望帝悲不自勝帝執其手捋儼鬚脫帽看髮歎息久之謂儼曰觀

卿容貌朕不望相識自古忠烈皆能過此也除趙州刺史賜帛一千匹錢十萬天統四年別封寧民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匹五年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爲光州刺史儼少任俠交遊輕薄游遨京洛間及討每立功効經略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郡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司徒子孝會襲其爵送勑喻之子會初其

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僚屬北面受然後奉命歸神武者又有代人庫狄伏連宇仲山本名伏憐訛音連事爾朱榮不至直閤將軍後從神武賜爵蛇丘男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質朴勤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所頓以此見知然鄙吝愚很爲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屋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日恨之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仕族皆加捶撻逼遣築牆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邪王矯殺和士開伏誅被支解伏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給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日朝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

問豆餅得數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責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鑰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云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惟着弊褌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録並歸天府

高乾字乾邕渤海蓨人也父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為鄉里所畏服魏武昌初葛榮為亂於燕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賊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濟之間魏朝因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封樂城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爾朱兆莊帝翼謂諸子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陷危人神憤怨破家報國在此時也爾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事未集而辛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録尚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賜謚曰文宣乾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數犯公法長而脩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魏領軍元义權重當世以意氣相得接乾甚厚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員外散騎常侍魏孝莊之誅潘也乾潛相託附及爾朱榮入洛乾東奔於翼乾兄弟奉有從橫志

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於河濟間
受葛榮官爵莊帝遣右僕射元羅慰撫之齊乾兄弟相
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爾朱
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
是招納驍果以射獵自娛及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
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鎮河
北又以弟昂爲通直散騎常侍行北將軍令俱歸招集
鄉閭爲表裏形援帝親送於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
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朕河上

一揚塵乾要渡受詔即援劒起儛誓以死繼之及爾朱
氏既弒害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招
馬其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
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內太守封隆之
隆之父先爲爾朱榮所害聞之喜曰國耻家怨痛入骨
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勒壯
士夜襲襄州城執刺史元嶷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爲莊
帝舉哀三軍縞素乾并壇誓衆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
士莫不感憤欲奉父次同曰和鄉里我不及

封度乃推隆之爲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色按刀將斫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而靈助被爾朱氏禽屬神武出山東揚聲以討乾爲辭衆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蓋世不居人下且爾朱弒主肆虐正是英雄效節之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吾將諸君見之乃開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於澮陽因說神武曰爾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義則爲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明公熟詳其計神武大悅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爲叔父乾旦日受命而去時神武雖內有遠圖而外迹未見爾朱羽生爲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僞爲之計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焉上禽斬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乾雖求退不謂便

見從許既去內侍朝政罕關君常怏怏孝武將貳於神
武欲乘此撫之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奕世
忠良今日復建殊功神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
立盟約勤逼之乾曰生死以之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
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有異志遂不
固辭亦不啓神武帝以乾為誠已時禁園養部曲稍至
千人驟令元士弼王思政詣賀拔岳計又以岳兄勝為
荊州刺史乾謂所親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以啓
神武神武召乾閤之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神庵其
口曰勿復言今啓叔復為侍郎門下之事一以仰委及
頻請而帝不答乾懼啓神武求為徐州乃以乾為開府
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行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神
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
之乃封其前後密啓以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
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更言臣反覆以匹夫
加諸罪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何以逃命所謂欲加之罪
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有知差無負莊
帝詔遂賜死於門下省年三十七臨死時武衛將軍元

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金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復何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昂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輦州刺史謚曰文昭以長子繼叔襲祖次同爵樂城縣侯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樂城縣侯第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為父所愛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為政嚴酷又縱左右吏

苦之乾死時慎棄州將歸神武武帝勑青州斷其歸慎間行至晉陽神武以為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廻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宣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為慎棄暹時為文襄委任乃為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也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為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嘗語少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已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

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虎牢降
西魏慎先入關周文率衆東出敗於芒山慎妻子盡見
禽神武以其家勳啓慎一房配沒而已慎妻預在行中
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爲侍中司徒遷太尉
慎弟昂字敖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爲湯將
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
新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
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倜儻膽力過人龍犀
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
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
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
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爭數爲劫掠鄉閭里
之無敢違忤兄乾求慱陵崔聖念女爲婚崔氏不許昂
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
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常繫獄中唯遇赦乃出山
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一人與我一人
上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行
一鍬土今被壓竟知爲人不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

既而奉魏莊帝旨散衆仍除子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侯
伯與兄乾俱爲爾朱榮所黜免歸鄉里陰養壯士又行
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密誘執昂即送洛陽仲
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驄牛署既而榮死莊帝即引見勞
勉之時爾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
昂既免縲紲被甲橫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
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閤將軍賜帛千疋昂
以寇難尚繁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
侍加平北將軍及闕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
信都起兵爾朱世隆從叔彀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拖
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纔下五
百人追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矟絕世左
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
昂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歸人遣以布帛神武使世
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
史以終其身仍爲大都督率衆從神武破爾朱兆於廣
阿又討四胡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
等三千人神武將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敖

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少却兆等方乘之昂與蔡儁合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幾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及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神武向洛陽令昂爲前驅武帝入關中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崤陵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辭不拜遷司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爲司徒帽神武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經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送耳沃酌時山道峻阻巴寇守險昂轉勢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數千人欲入藍田關會實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時昂爲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啓季式爲濟州刺史昂還復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虎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儼祖挹兼貴召儼祖昂不遣抦其使使者曰抦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抦刎之曰

何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援刀斫貴貴走還營昂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嘗爲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爲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爲詩言甚鄙陋神武每容之元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勝於金墉與周文戰敗於芒山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候西軍京兆於昂傳婢彊取佩刀以行昂覺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非以血塗已寤而怒使所其兩脛時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奔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著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爲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棒會喪

於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
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周文獨未究贈太師大司馬
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西魏尋歸敖曹
首猶可識先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
函至置正當巢虧葬後其妻張氏嘗見敖曹夜來旦去
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絶其故吏
東方老爲兗兗州刺史追慕其恩爲立祠廟靈像既成
頭上坼裂更爲之其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子突騎嗣
早卒文襄復親簡昂諸子以第三子道顧嗣皇建初

封昂永昌王以遵（原作寵）密寵表武平
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於黄州刺史昂第季式字子
通亦有膽氣太昌初累遷尚書尚食典御尋加驃騎大
將軍天平中爲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勳於時
文徒黨各爲亂季式並討平之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
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
境内盜賊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又陽平路叔
陽平乃是幾内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我與國家同
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何恨甚山

之敗所親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第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而亡之不義是役也兄昂沒焉與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季式兄慎以虎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都督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尋遷太常卿仍為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江淮聞為私使鄉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赦之四年夏發疽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曰恭穆季式喜家產好酒又善醫家勳功不拘撿

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消難鎮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並關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吾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突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舉

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此自昂起兵爲豜翼皆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欽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著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等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東方老安德萬人與昂爲部曲文言受禪封陽平縣伯位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等度江沒李希光勃海蓨人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帝廢蕭淵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以天保七年三月度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立相

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爲都督軍中抗禮動必乖張頓軍丹楊城下遇霖雨五十餘日故致敗將卒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劉叔宗名慕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劉孟和名協游陽饒安人聚衆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司馬坐事死其餘並不知所終云神武初起兵范陽盡曹亦以勇力稱爲爾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曹曹愠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八尺以髑髏爲皷腔長丈六尺以爲二箭送其

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彊舉之未幾曹遇疾恫
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為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縗
葬畢潛散曹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
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臥疾猶
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
投弓於外聲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為神
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讚聞斗聲則勝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
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
其母之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兆因名之曰相貴後以
為字及長寬厚有膽畧北鎮亂魏大都督臨淮王彧北
討至雲中問士人膽畧者或以樂對彧乃召為軍主每
摧堅陷陣轉統軍樂以天下多事遂歸葛榮授京兆王
時年十九葛榮敗隨爾朱榮榮以樂為別將隨討元顥
有功封敷城縣男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為鎮城都將及
信都起義從破四胡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征東
將軍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
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周師

於河陰議欲啓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
居西神武善之以衆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
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檛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鑒等所
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朝關要害必須防守乃更
脩理增兵置將而還還鎮河陽累遷拜司空齊受禪樂
奉進璽綬天保初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親舉大
衆東至崤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伯齊子嶺趣軹關儀同
楊檛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成詔樂總大衆禦之車
駕餞於汾東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

州西趣崇崇遂遁時將經略江外詔樂爲南道大都督
率諸軍南討侯景樂發石鱉南渡百餘里淮南關大軍
至所在棄城走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淮
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除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瀛州刺史仍經略淮漢遇疾薨於懸瓠天保
六年也贈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神武再破周文也
樂皆先鋒摧陣邙山之役樂因勢追之至其營所仍大
抄掠樂獲周文金帶一袋貪賞稽留不即東返于時周
文於陣可禽矣而不獲者實樂貪賞之由也神武忿之

以大義之後愍而不問樂率子子晃嗣時諸將子皆率多驕縱子晃流密謹慤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為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齊王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寶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魯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為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便見電光奪目駭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焉期而不產大以憂懼有女巫謂之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頃之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沒於鎮泰身負骸骨歸爾朱榮榮嘉之從討邢杲有功拜龍驤將軍神武之為晉州請泰為鎮城都督參謀軍事從起義信都封廣阿伯從破四胡及神武入洛以預謀定策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為公爾朱兆敗保秀容分兵守嶺神武每揚聲云欲討之師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便泰率精騎先驅

一日一夜五百里兆軍人因宴休惰忽見秦軍莫不奪氣神武因而尅之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秦以勳戚居臺雖無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秦自潼關入四年秦至弘農小關爲周文所襲衆盡沒秦自殺焉初秦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謠云竇行臺去不回未行之前夜半忽有朱衣冠幘數十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莫不驚惶出入數至俄頃乃去旦視關鍵不異方審非人蓋其敗死之兆也贈大司馬太尉録尚書事定州刺史諡曰武貞秦妻武明婁后妹也秦雖以親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高祖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之官其先世有居此職因以爲氏焉景性温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隨衆南下入杜洛周軍中神武與景等謀殺周不克仍共歸爾朱榮隨榮征討爲安武將軍以軍功封博陵縣伯榮死爾朱兆等逆亂景密白神武圖之遂從神武起義信都平鄴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授驃騎大將軍進爵爲公景妻常山

郡君神武之婢也以勳戚每有軍事與庫狄干常被委
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
納賄賂夫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
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畢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
大笑令優者石董福戲之董福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
封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
謂之讓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請解
曰臣無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告景景恚卧不起呼曰
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逼
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脈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
流滕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士相扶為
牆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奈何苗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
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
使作心腹何須干啼濕哭不聽打邪元象初周文遣金
祚率都督皇甫知達入據東雍景督諸軍討禽之尋授

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
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皇建
初配享高祖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少歷顯職性麤武
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爲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
餘日閉門不朝文宣怪遣使就宅問之粲嘱門謂使人
曰天子不封粲父爲王粲不如死使者云須開門受勅
粲遂彎弓嘱門射使者以狀聞文宣使段韶諭旨
粲見韶惟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
[illegible]請對追封景長樂王粲讓爵位司徒太傅蒙子世

辨嗣周師將入鄴令世辨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
阜遥見羣鳥飛起謂周[illegible]定西軍旗幟即馳還北至紫陌橋
不敢面顧隋開皇中卒於滄州刺史

婁昭字善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祖提雄
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
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而卒
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
天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親重之昭亦早識
人雄由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

武將出信都與昭密謀昭贊成大策即以昭爲中軍大
都督從擊破爾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
從拔鄴破四胡累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又徙濮陽公授
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揣知旨意以疾辭還
晉陽後從神武入洛魏孝靜之立也昭預大策究州刺
史樊子鵠據州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率諸將討平之
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
殘賊企望王師以解塗炭其賊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
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還司徒持重守法時人稱之出
爲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任劇務在州
事委僚屬昭舉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
諡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高
祖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
外戚中偏爲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
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
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
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穆提婆求其佞妾定遠不許
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告定遠陰與思好

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
至州以贓貨事効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
叡字佛仁父抜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
神武帳内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兗州刺史在任貪縱深
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別
封逰定侯叡無它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
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
平高歸葬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令
左丞宋仲文所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
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徧師赴懿卹叡在豫境留停百
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崇膺大司
馬子子産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庫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養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
之西臟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
方干緊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城局逺當授將軍宿
衛於内以家世寒鄉不宜毒暑得使冬入京師夏歸鄉
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劉蠡升賞穆送干爾朱
榮建義初隨榮入洛授侍軍神武臨晉州請干爲

都督仍從起義信都平鄴破四圍於韓陵除車騎大將軍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黜責尋轉太保太傳及高仲密以虎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總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驕騎追餽之時周文自將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狐疑未欲南度干首建大策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遷爲定州刺史干宿將不閑吏事事多煩擾獄訟委積然清約自居不爲吏民之所患遷太師天平初以干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累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爲諸將所伏而最爲嚴猛曾請京師魏諶王元孝友於公門集會言戲過常諸公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恚時人稱善天保中薨贈假黃鉞太宰給轀輬車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鎚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干皇建初配享高祖廟庭子伏敬位儀同三司伏敬子士文仕周入隋性酷烈列在酷吏傳中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性沈深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義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又從戰韓陵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破爾朱兆於赤鎖嶺除車騎大將軍出爲晉州刺史慰喻山胡莫不綏附再遷秦州刺史軌性寬和罕行楚撻甚得邊民之心西魏前後遣將東伐又周文自屯鹽倉軌身先士卒每戰必剋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民户別絹布兩疋州民田昭等七千户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爲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授司徒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濟後以勳庸歷眥台鉉嘗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當世稱之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朔州刺史謚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屢人飲羨

酒罰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掖反故組邪武平未除尚書
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辭官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
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宴北府司馬榮少好
歷術專意星象正光初語人曰天垂象見吉凶吾今觀
乾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或問曰起於何處何
處可避乎榮曰致亂之源此地為始恐天下因此橫流
無所避也未幾遇亂與鄉舊擁妻子南趣平城屬杜洛
周為亂榮與神武謀誅之不捷共奔爾朱榮後神武建
義山東榮贊大業為行臺右丞西北道慰喻大使巡方
曉喻所在下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鎮北將
軍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尅所須軍資榮轉輸無闕神武
濟秦三州刺史所在百姓愛之神武將圖關右與榮密
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瀛州刺史榮妻婁皇后長姊
謀榮盛稱未可及渭曲失利神武悔之曰吾不用段榮
也榮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意不之州尋歷相
之言以至於此授儀同三司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州
流民大都督甚得物情元象初卒贈太尉謚曰昭景皇

建初配享高祖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以武明皇后甥神武益器之嘗置左右以爲心腹建義初領親信都督從神武拒爾朱兆戰於廣阿神武謂韶曰彼衆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榮裂冠毀冕袂本塞原邙山之會縉紳何罪兼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平神武曰吾雖以順討逆恐無天命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遙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今爾朱外賊天下內失善又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鬬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兆軍潰及韓陵之戰韶督所部先鋒陷陣從神武追爾朱平之拜武衛將軍封下洛縣男後廻賜父爵姑臧縣侯又從神武禦周文於邙山神武身在行間爲西魏將賀拔勝所窘韶從傍馳馬引矢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憚莫敢前者遂免西軍退賜鞍馬并金進爵爲公遷鎮東將軍武定四年從征玉壁時神武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諸將共論進止之宜讓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

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恐或有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詔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曰段孝先忠亨智勇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五年春神武崩於晉陽祕不發喪俄而侯景爲亂文襄還鄴留詔守晉陽委以軍事文襄還賜文樂十數人并金帛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樂公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坰遷冀州刺史別封

城侯加特進啓求以侯與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遷尚書僕射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擾動淮泗詔詔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武將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詔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陳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奄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夫破之盡獲其舟艦器械陳武遁去乃旋師攻宿豫遣黃土嶺首額於是白額開

門請盟詔爲受盟詔度白額終不爲用因執而斬之并
其諸弟並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
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爲大司馬仍爲尚
書令遷録尚書事并州刺史及高歸彦作亂詔與東安
王婁敦平之遷太傅賜歸彦果園十畝仍莅并州爲政
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遣將率羌胡與突厥合衆逼
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援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拒汾
河西被嵐川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
而下去城五里請將欲或逆擊之詔曰步人氣力自有
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
之必矣既戰大破之武成喜其功別封武德公進位太
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閻尚存乃
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鄰好時突厥犯邊詔軍於
塞下武成遣黄門徐世英傳齎周書問詔詔以周人反
覆本無信義護外託爲相其實主也既爲其母請和不
遣一介使申其情理仍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
以臣管見且外許之待通和訖而後放之爲便不聽遂
遣使以禮將送護既得母乃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詔

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於邙山之下
逗遛未進武成詔韶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
在北復須鎮禦王謂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
西羌闕逼便是膏肓之病請奉詔南行帝仍令韶赴洛
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至大和谷便值周軍
與諸將結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
爲右軍周軍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
且引且却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
潰洛城之圍亦即奔遁盡棄營幕自邙山而至穀水三

十里士卒軍資器械彌漫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於
河陰置酒高會策勳命賞除韶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
三年除左丞相四年別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
年出晉州道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
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
柏谷城者敵之絶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
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兵會在南道
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
一旦一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

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詔亦請行
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詔抽壯士
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進戰大
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詔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
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
從之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詔病在軍中謂
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唯廣一面耳
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
之大潰獲其儀同若干寶開府楊敬詔音以病薨上與

衣東堂大鴻臚監護喪事贈温明祕器輼輬車軍校之
士陣送至[illegible]

尚書事朔州刺史謚忠武詔曰總雷旅入參帷幄功既
冨高重以婚[illegible]之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略善於御衆
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又雅性温慎有宰相
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鄰世勳貴之家
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冨要重微服閒行魏黃門郎
元瑀妻皇甫氏紀[illegible]瑀謀反沒官詔美之上啓固請文襄
賜之別宅處之禮同正嫡尤齎於財親戚故舊略無施

與其子深尚公主少有才智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盃酒一匙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宮達懿字德猷尚潁川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平原王位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平子寶鼎尚中山公主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潯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州刺史卒於南郡守韶弟孝言少有

女

智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新封鄴侯城縣侯授之歷中書黃門侍郎兼機密食滎陽郡幹又歷祕書監慶支尚書皇建初又遷清都尹孝言本以勳戚餘緒置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忌憚曾夜過其客宋孝生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遂拷殺之又與諸婬婦密游其夫覺又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課民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惡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毀內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徑取事發出為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加侍中孝言既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

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
尚書豈獨殷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唯厲色遣下而
已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搆祖珽之短及
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恣情用捨請謁
大行勅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
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鄢孝裕尚書左户郎中薛叔昭
司州中從事崔龍子清都尹烝李道隆鄧縣令尉長卿
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與作日
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感自陳愚滯更
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己任出皆隨車輔答許有
授高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讒險放縱之
流尋遷左僕射特進待中如故孝言高貴豪侈尤好女
色後娶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內外不和更相
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隆化主敗後有
勅追還孝言雖點污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
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妓畢盡歡洽雖草萊
之士粗關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輿賞其貧賤者亦時
有已遺世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壯勇有名塞表雒道武時率戶內附位大羽眞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瓌光祿大夫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眞地知覃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見金獵射歎其工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陵署金王號金度陵終敗滅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爲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鷹臣仍稍引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人脫身歸爾朱榮榮表金爲別將頻有戰功加鎮將軍孝莊立賜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祿大夫及爾朱兆等逆亂神武密懷匡復之計金與婁昭庫狄干等贊成大謀神武南攻鄴留金守信都委以後事復會神武平鄴太昌初以金爲汾州刺史進爵平陽郡公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爲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要戰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十八萬侯景

欽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厚甲射之不入賀拔仁
候其轉面射之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
殆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除大司
馬改封石城郡公後從攻玉壁軍還神武使金總督六
衆歸晉陽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書改名
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況
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
人有讒此人者勿信之文襄嗣事爲晉州刺史侯景叛
金帥軍助討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二年除太師
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數幸其第六宮及諸王
盡從置酒作樂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
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匹因謂金曰公元勳佐命父子
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藩衛乃詔金孫武都尚義寧
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
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寇邊詔金率騎二萬屯白道以備之多所俘
獲并表陳虜可擊之狀文宣於是率衆與金共討之大
獲而還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晚年敗德

當持稍走馬以擬金曾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
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曾乘步挽車至階武
成登極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曾遣人獻
食中書告人李善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勑侍
中高文遥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殿廊下文
遥還覆奏帝罵曰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光
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
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
尊寵之盛當時莫與爲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
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妬人女若
無寵天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可籍女
也辭不獲免嘗以爲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武成舉哀
西堂後主又舉哀於晉陽贈假黄鉞相國太尉公贈錢
百萬謚曰武子光嗣光字明月馬面虎身神爽雄粲少
言笑工騎射初爲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
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
見雙鴈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後從金
西征周文長史莫孝暉時在行閒光馳馬射中之因禽

於陣時年十七神武嘉之擢為都督封永樂縣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鵬也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乃鵬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為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著勳王室納其長女為太子妃光頓歲破周師又破突厥復築戚戍歷位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遣大司馬尉遲迥柱國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纔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赴擊戰於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迥憲僅而獲免盡收其甲兵輜重仍為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勳班賞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西支嘗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米曜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嘗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訛聲色先見武成納光第二女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為皇后光轉太將軍三年六月以父喪去官尋詔起光及爭羨並復位秋拜光太保襲爵咸陽王遷太傳十二月周又遣將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

月詔光率步騎三萬討之鋒刃纔交周將宇文勝衆大潰追至宜陽軍還擊周齊公憲等衆大破之虜其開府部督五人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又與憲等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抱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勑令便放軍散光以爲軍人多勳功未得慰勞若即便散

恩澤不施乃密遣表請便宜旨軍仍且住朝廷發使遲留軍還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先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光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而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召光忿而賂其從奴榼頭榼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諸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

斗斛宇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眞者解解律於我
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
婆求一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
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粟馬數千匹以擬寇難今賜提
婆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
是官粟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
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是百官足由是祖穆
積怨周將韋孝寬忌光英畧乃作謠言令閒諜漏其文
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
摧樹不扶自豎珽續之曰高山不摧高樹不扶又曰明
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訾以饒
吾為斥已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譖言啓帝曰斛
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
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
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禪襪後宮因參一賜數
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
我關相王何事珽又通啓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珽因
請閒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

爲無此理不可斑未對洪珍遵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之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尚猶豫未決斑令武都妾兄顏玄告光謀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王將星盛不誅恐有變徇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當喪光又宅並見血先是三日鼠咬秦卿咸陽王也自太廟及光宅並見血先是三日鼠咬秦卿咸陽王也自太廟及光寢室嘗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豚下肓二物如黑猪從地出走其穴臧滑六虵屢見屋脊有聲如彈充落又大門橫木自拆俄頃還合便放兵敬光令置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勑令便放兵敬光令置

逼帝京將爲不軌不果而止宜家藏弩戶奴僮千數每使人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云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懦恐即有變發令洪珍馳召祖奕謀之斑曰正爾召之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賜其一駿馬詔云明日將往東山遊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矣洪珍稱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置其頸竝而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刻之跡

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及族誅之使二千石郎邴祖
信掌簿籍其家貲於都嘗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
張宴射箭一百具刀七口賜錦二張貲又富聲曰更得
何物祖信曰得豪子枝一曲直即以射之一百發大懽乃大聲曰朝廷已加重刑
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甚其抗直祖信靦然曰好宰相
尚死哉何惜餘生祖信少有時父趨為李燕所卻因詣
燕謂燕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燕父諧以教燕而謝焉光
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約不

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
事每會議嘗獨後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
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
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當為士卒先有
罪者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宜陽之役
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識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
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
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版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
光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隣敵所憚罪既不彰一

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
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
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梁兗二州刺史
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州斬之小子鍾年甫數歲
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車騎將軍光弟
羨字豐樂少機警尤善騎射累遷車騎大將軍幽州刺
史河清三年突厥衆十餘萬來寇州境羨總諸將禦之
突厥望見軍容甚整遂不敢戰即遣使求款附天統元
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朝貢自是歲時不絕羨有力焉
詔加大行臺僕射以北畏屢犯邊塞須備不虞自庫
堆戍東拒於海隨山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餘里中
凡有險要或塹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
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
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
以備邊突厥謂之南可汗凶年遷行臺尚書令加驃大
將軍別封高城縣侯羨屢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
不自矜尚至是合門貴盛深以為憂武平元年乃上書
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荊山郡王羨慮禍便人

騎快驟驄遞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又夢著袍鎖勸羨奔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袍者加官鎖者瓚瓚言刹及光誅勅使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捕之尋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門者白羨曰使人衷甲馬汗流血閉城門羨曰勅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聽事謂其妻曰啓太后百兄弟死自當知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嘗使三百兵何得不敢并害五子年十五已下者宥之妻孝詵前忽令其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閤日晚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之士也爲羨筮之云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羨及光並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力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吾世衰矣每日令其出田還即効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驅龜達腋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嘗蒙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云明月必背上箭豐樂隨處即下手真數雖多云兄遠矣聞者咸伏真言金

兄平少便弓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郡公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不立降爾朱榮從破葛磐於滏口又爲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討破羊侃于瑕丘後叛周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又爾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深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先登陷陣賊衆大崩封樂城縣公後以軍功進爵滏陽郡公除肆州刺史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乘舊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諭以戒之高仲密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擊於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飯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以待之西軍至皆喉燋樂以數千精騎爲右甄衝西軍隨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爾朱榮背爾朱歸我又叛入西事之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而西北塵起樂使告捷虜西魏

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
詹事趙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手臨以刃
歷兩陣而唱名焉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軍退神武
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
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
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
對且曰不為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
親秤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刃將下者三嘿齡
良久乃止樂更請五千騎追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
陳留王遷太尉二年謀反為前行襄州事劍章等誅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仕魏為朔州刺史因
家焉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
此郎子好相表大必為貴將貴極人臣語終笑之顯善
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一日中獲禽獸七十三後從神
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縣公天保中以
贓貨解州大理禁止處判未訖為合肥被圍遣顯與步

大汗薩等攻梁北徐州禽其刺史王彊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陽王卒

皮景和琅琊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縣子景和趫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慶黃龍征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頻有美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嘗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黃門等監治嘗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關內外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成郡王又有平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

麵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
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泄乃潛虖河聚衆自號
長樂王已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送鄴烹
之及吳明徹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拔伏恩赴救時拒明
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
卒贈太尉録尚書長子信幾悟有風神位開府儀三司
武衛將軍於勳貴子弟中尤識鑒齊亡降周軍授上
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汴州刺史少子宿達
開皇中通事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絶父

而復蘇不能下食三日而死
綦連猛字虎兒代人也其先雁門祁連山因以爲姓北人語訛改曰綦連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爲爾朱榮親信榮被害從爾朱兆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爾朱京纏欲投神武乃之與俱舉鄉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高城五十餘里猛以素蒙先恩即背京纏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羌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羌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既而三人並爲神

武親信後部督爾朱文暢謀逆猛曰昔事其父兄今寧自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以軍功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校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勑猛覘賊賊中一騎超出來鬬猛即斬之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禀彦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奏言猛與彦深前推琅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爲定州刺史彦深爲西兗州刺史即日首途先是謠曰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啜饘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雲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時猛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愼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攜引之韓長鸞等沮難復授滕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卒初猛與尉興慶謝徧餞並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

使善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遲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
救神武之窘爲軍所殺神武歎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
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畢興亹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
陣常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
世謂高王浮圖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謚曰閔壯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白王帝之五世孫也高祖虔
陳留王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父永景
安啓廻代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
交戰景安臨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
郡公如故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與解律
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別封興勢伯
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
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
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文宣聞之遣使推檢唯
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以所斂贓絹五百疋賜之
以彰清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
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
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

引蒲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疋玉帛雜物又
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
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父在
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
寧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
公討稽胡戰沒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
天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
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祂姓太史夫寧可王碎不能毛
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

安獨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容
儀有器幹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
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閒景皓與豫同獲免卒
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改適獨孤氏永
業幼隨母爲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
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爲文宣所知後爲洛州刺史河
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
於招撫周人憚之性緩直不交權勢解律光求二婢弗

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求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思求業又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求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違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求業曰客行忽忽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求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爲行軍總管

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世榮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神武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政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傳及周武帝入代送馬腦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爲乃見殺世榮

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嘗鑰歎見徵稅無厭賞賜過度發言歎焉子貞武平末假饒三司傳伏太安人也父興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渡入守中潬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克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尅并州遣韋孝寬將兵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先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至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車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爲周師所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武見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之與同食令與宿衛授上儀同勑之若即與公高官

恐歸投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決意取河陰正爲傳伏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巵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罕有全節其殺身成仁者肯儀同叱干苟生鎮南兗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好讀書既爲閹寺曉夕趣走伺閑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慨沈吟顧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奬漸被知遇遂致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肢辭色愈厲斷其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者晉州敗後爲建州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畧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殘命欲閉氣自絶恐天

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畧
嘉之贈馬七十疋歸之又有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爲營
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滅齊遣信招慰
不受勑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
王署寶寧爲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
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
遂還據黃龍

北齊

封隆之　子子繪　子孝琬　弟孝瑜　隆之族父述

李元忠　子韜　元忠從祖弟孝琰

崔暹　子達拏　極從妹法行　暹從祖弟渾　渾弟繪　繪弟蠡

崔悛　子膽　悛弟仲文　仲文弟子侃
子儇　弟子約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元子膺之　辞欵

楊愔　燕子獻　鄭頠　陽休之　從祖弟斐　斐從叔昭

李雅廉 李子雅傳

崔昂

高德正

封隆之字祖裔小名定漢渤海蓨人也父回魏殿中尚書莊帝初河陰遇害隆之性寬和有度量起家奉朝請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方自號天乘衆五萬餘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大都督元遙往討之隆之禽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爾朱兆據晉陽魏朝以河內要衝除隆之龍驤將軍河內太守屬爾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

王昕弟晞 皓

崔季舒

尉瑾

父回須於爾朱氏常懷報雪因此遂持節東歸圖爲義舉時高乾告隆之曰爾朱暴逆禍加至尊宜與兄等荷先帝殊眷豈不出身爲主以報讎雪恥乎隆之對曰國恥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遂與乾定計夜襲冀州城剋之乾以隆之素爲鄉里所信乃推爲刺史隆之盡心慰撫衆情感悅尋聞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奉迎於滍口神武嘉之既至信都集諸州郡督將僚吏等定議討爾朱兆騎將軍吏部尚書神武將舉義兵先

鎮鄴城爾朱敗走召爲侍中遷儀同三司封安德郡
公于時朝議以爾朱榮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
爲人臣親行弒逆安有害人之哥而與子對食之理考
古詢今未見其議詔隆之參詳斟酌以定新制又贈
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
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爲斛斯椿等構之
於帝逃歸鄉里神武知其誣召赴晉陽天平初復入爲
侍中預遷都之議孝靜詔爲侍講除吏部尚書元象初
除冀州刺史加開府累遷尚書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
高仲密將叛陰通消息於華州冀望使爲內應輕薄之
徒頗相窃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文襄密與隆
之書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者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
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退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
脫或警擾所虧益大乃啓神武事遂得停隆之自神武
唱義首參經畧奇謀祕策密以聞啓手書劄藁罕知於
外以本官爲齊州刺史卒贈司徒神武以隆之勳追榮
未盡復啓贈太保諡宣懿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於交
津追憶隆之顧謂司馬子如曰封公自出納軍國垂二

十金契闊艱難始終如一以其忠信可憑方以後事託之何期報善無期奄從物化言念忠賢良可痛惜爲之流涕今以太牢祭焉隆之歷事五帝以謹素見知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物情如此子子繪嗣子繪字仲瀠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祕書郎累遷平陽太守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十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修開旬日而就徵補大行臺吏部尚書神武顧祕未發喪文襄以子繪爲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勳臣官望但須鎮撫且衣錦晝游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畧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大寧三年爲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命子繪參贊軍事平勅子繪權行州事徵拜儀同三司右僕射卒謚曰簡子寶蓋襲子繪第子繡位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淮南子繡城陷送揚州齊亡後逃歸終於通州刺史子繡爲瀛州刺史子繡爲勃海太守寔兄女壻司空婁定遠爲瀛州

遠過之對妻及諸女懽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鳴鼓集
衆將攻之定遠免冠拜謝父之乃釋隆之等與之宇祖
母紹明行脩恬素清靜位瀛冀二州刺史平比府長史
所歷有當官譽卒以隆之佐命功贈殿中尚書雍州刺
史謚曰文子孝琬字士精七歲而孤爲隆之鞠養慈愛
甚篤隆之啓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位東宮洗馬卒贈太
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邵七兵尚
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
遂深孝琬靈襯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
人孝琬弟孝瑜字士光少脩飾學尚有風儀位祕書丞
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道遷授中書侍郎還坐受魏收
囑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都獄決鞭二百除名後除
弁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與機密和士開母喪
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爲義孝有
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瑜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
之比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
後會黃門郎李璵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
瑜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瑜文

爲范陽王妃爲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
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死還鄴在集書省上下自
此沈廢士開死後爲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和好以爲
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琬文筆不
高但以風流自立善談戲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
之以祖珽好自矜大佞之云是衣冠宰相異於常人近
習聞之大以爲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
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言爲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
服過度又[illegible]意不許但奏若欲之遂得
[illegible]許者辭引曇獻上令
若任然後主嘗[illegible]
有司推劾孝琬案其受賄錢於極法其家珍異悉以沒
官由是正授右丞仍奏門下事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意
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
季舒等以正諫同死子君確君靜二人徙北邊少子君
嚴君贊下蠶室南安敗君確等二人皆坐死興之弟延
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鄭城子位青州刺史多所
受納後行晉州事沙苑之敗延之棄城北走以隆之故
免其死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謚文恭子纂嗣隆之

族父述字君義父軌魏廷尉少卿述有幹用天平中爲
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
所刪定齊受禪累遷大理卿清河三年勅與錄尚書趙
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
律令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述父爲法官明解律
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
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廷物論甚鄙之外
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趣頗致嗤訾前妻河內司
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聘成禮猶
競縣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手像爲誓士元笑曰
封公何處當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
女述又經府訴云送縣乃嫌脚跛評曰則云鹵薄銅器
又嫌古廢皆爲財賄所致紛紜子元蒨位太子舍
人述弟詢字景文闚涉經史頗以清素自持位尚書左
丞濟南太守歷官皆有幹局才具臨郡甚著聲績隋開
皇中卒
李元忠趙郡平棘人也曾祖靈虬洛州刺史鉅鹿公祖
恢長安鎮副將贈定州刺史父顯南豪俠知名集諸李

數千家於殽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君之顯甫
爲其宗主以軍功賜爵平棘子位河南太守贈安州刺
史謚曰安元忠少麤豪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
思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爲營明堂大
都督引爲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拿魚川嘗亡二馬既獲
盜即以與之在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
曰禮豈爲我初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伎性
仁恕無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
忠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孝莊初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
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
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
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
壘以自保坐於大槐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
拜南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幽崩元忠棄官潛圖
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
義舉會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箪濁酒以奉迎
則何以能成大事乃乘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
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

之謂門者曰本言公能招延俊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
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
遽見引入觴再行元忠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神
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
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邑兄弟當
來未是時高乾邑已見神武給曰從叔輩麤麤何肯來元
忠曰雖麤麤並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
起孫騰進曰此君矣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
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
見嘉納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晉
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邑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便
以賜委冀殼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惟劉誕點胡或當
垂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
連年長以中正讓之魏孝武納神武女為后詔元忠致
聘於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轉轉大藥
比來寂寞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

逼我起兵賜白馬一疋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成無處覓矣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得一户人不去因將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奉送皇后仍因於晉澤元忠爲倒良久乃蘇神武親自撫初封晉陽縣伯後爲并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啗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少近山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門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雜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游遨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徵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閑穴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魯貢文襄玉盌一盤文襄報以百鎌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蔫巾擁被對

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貿酒肉呼妻出衣不
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六餉米絹受而散之俄復以
本官領衛尉卿卒有米三百斛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架
篋未及賻至以金蟬貿絹乃得斂焉贈司徒謚曰敬惠
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
告其受業師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
性甚工彈彈桐葉嘗出一孔擲棗而彈之十中七八
嘗從文襄入謁靜帝有鳥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閒
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承大將軍意至尊威靈一丸承
有才藝嘗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有思理
武定末自丞相記室除河內太守居數載流民盡復代
至將還都父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爲立碑終於儀
曹郎從婢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爲尼所居
云鄴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暑
牽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兎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齊
亡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偪與族人孝衡
爭地相毀尼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爲輕

致忿訟宗侃等慙遂讓爲閑田元忠從祖弟渾字季初
祖綜行河間郡早卒父遵字良軌有業尚爲魏冀州征
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遵遇害贈幽州刺史謚
曰簡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仍謝病求
爲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
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爾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
以爲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衆踰二十萬共劫河
間邢杲爲主起自北海龔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欲謀
謀之府人遂猜貳渾乃與長史崔元韶長陳福向是
歃血而盟上下還壁普泰中崔祖客反於海岱攻圍青
州詔渾爲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祖客宿將多謀
詐諸城各自保固堅壁青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祖客賊
人之根本烏合之衆易離若埭練驍勇銜枚夜襲咄嗟
之間便可禽殄如祖客則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
遲疑渾乃決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禽祖客斬首
送洛海隅清定以功授光祿大夫天平初丁母憂行喪
冢側殆將滅性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
之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常侍曾

經將領令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爲東郡太守以贓賄徵還文襄使武士捉以入置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邪文襄笑而舍之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邢邵爲少師吏部尚書楊愔爲少傳論者榮之以參禪代儀注賜爵涇陽縣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邵崔悛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渾嘗謂魏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尋除海州刺史土民反共攻城城中多石無井常汲於外賊絶其路城內先有一池時旱文洹渾齋戒朝服祈請俄而天雨泉流涌溢賊皆駭散渾出捕斬其渠帥傳首鄴都徵以妾在州納賄坐免官卒于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冨襲爵涇陽男渾與宗人繪緯俱爲聘梁使主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繪字景文年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弗許繪輒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旬朔遂通急就章勾外異之及長儀貌端偉神情爽俊善談論高遠謂名拔雲霧如對珠玉河間邢晏與繪清言歎其宅相之寄良在此甥時勑祕書監常景選儒學十人繪已

撰五禮繪與太原王義同掌禮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
孝經禮記繪與從爭審褒貶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録
議繪素長筆札尤能傳受縉紳詞義簡擧可觀歷中書
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繪嘗先發
言端爲羣僚之首音辭辯正風儀都雅聽音悽然文襄
益加敬異又掌儀注武定初兼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
問繪高相今在何處黑瀨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畧繪
曰黑瀨遊意關右人神厭毒連歲凶災百姓懷土丞相
音畧不世畜銳觀時攻昧取亡勢必不遠梁武稱善繪
興梁人汎言氏族表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
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近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
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
潔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虎民常患
之繪欲修檻遂因關俱死咸以爲化感所致皆請申上
繪曰虎因關而斃自是偶然實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
聽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徐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
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爲繪立
碑于郡衙神武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郎

中陳元康喻慰之曰孤在晉陽知山東唯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不汾河間守崔諶時其弟暹勢從繪乞棄角鴞羽繪答書曰鴞有六翮飛則沖天棄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踈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是時文襄使暹選司徒左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及文襄嗣業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爲三公莫

學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爲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趣事權門以此久而沈屈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子君道有父風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遠之位中太夫聘梁使主傅中李神儁舉緯爲尚書南主客郎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歸下爲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緯繪渾文襄攝選以緯爲司徒諮議參軍謂曰自郎著至貴所歷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朏來聘緯學之尚書令崔諶曰子王以還雕

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詬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緯嘗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絕塵之意還除太子家令卒贈北徐州刺史謚曰文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後魏光州刺史挺之族孫也世爲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爲書生避地渤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慎後臨滄光二州啓暹爲長史委以郡事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神武與語悅之以兼丞相長史神武舉兵將入洛留暹佐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事重留守急切宜允百後事一以相屬撙手殷勤至於三四琛後以罪被責暹亦黜免尉景爲并州起暹爲別駕文襄代景轉暹爲開府諮議仍行別駕事從文襄鎮撫鄴都加散騎常侍遷左丞吏部郎領定州大中正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可以兼管機密文字文襄因以召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亦稱卿短此疑人也暹曰子才言

遲短遲說子十長比皆是實事不可謂癡高愼之叛僞與
遲有隙神武後知之欲發其事而殺遲文襄善救得止
武定初遷御史中丞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
杜弼薛孟胄鄺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其知人
文襄欲假遲威勢諸公在坐朝令遲後通名因待以殊
禮遲乃高視徐步兩人擊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遲不
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公少
留遲曰適受勑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
旬日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遲在道前驅為齐棒
所擊文襄回馬避之遲前後長躍尚書令司馬子如及
尚書元羨殷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
恒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冀州刺史韓軌罪狀極筆並
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神武書與鄴下諸貴曰崔遲昔
事家弟為定州刺史後為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
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
令並是吾對門布衣之舊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
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神武握遲手而勞之曰往
神武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

娶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爲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
[illegible]公奉法小兒才輕任重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
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
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爲擁之而授轡
魏帝宴於華林園謂神武曰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
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而曰唯御
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
千段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爲法道俗瘝整暹謝曰此
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獎之力於是文襄亦

催暹酒神武親爲之行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
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
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神武崩未發喪文襄以暹爲度
支尚書監國史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
天下爲已任文襄盛寵王昭儀欲立爲正室暹諫曰天
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悅苦
請乃從之文襄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
失暹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爲之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
卹愛數歌舞戲謔於前顧見暹輒斂容正有獄囚數

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文襄意釋獲免司州別駕司馬仲懋中從事陸士佩並被文襄歐擊付獄將餓殺暹送食藥為致言而釋之自出身從官嘗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辯玄理夜久乃還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為繕寫以惱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之江表予達拏年十三暹令儒者權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拏坐高坐開講同郡睦仲讓伸讓為服暹嘗稱仲讓為司徒中郎鄴下為之語曰講義兩行得申郎不讓官至右丞此皆暹之短也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譏毀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暹家甚貧唯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經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

宰歲餘奴告暹謀反鑠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祥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版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版換暹佇者自揩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既鑠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遷太常卿謂羣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與暹子達拏會崩遂寢至是讌於宣光殿羣臣多在焉文宣謂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而大凡宿志故欲作婚姻乃以卑降達拏暹尋遷中書監兼并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暹初上省便大録囚旬月間斷遣略盡文襄時欲封暹神武亦欲封之暹並固辭文宣數出游多至暹宅以暹女爲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時謂綯以七丈爲疋暹言之乃依舊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恒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

兄弟亦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撫靈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貞節達拏温良廉謹有學識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鄭譯蜀尉遲迥起兵以爲總管司馬迥平伏誅初文宣嘗閱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荅云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宮人召達拏母入而殺之投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讐也父休巍七兵尚書棱狀貌讓偉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爲當時所知初爲魏宣武

崔棱字長儒清河東武城人

挽郎解褐太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冀部豪桀之起召棱兄弟棱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五百騎劫取之以爲師友神武至信都以爲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慕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主社稷棱作色而前曰若其賢廢更立平陽王是爲孝武以建義功封武功縣公領黃門加驃騎大將軍棱居門下侍預建義旗頗自矜縱尋

以貪污爲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文襄以石
愷爲太守令得專殺愷經棱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
賊太守打殺人棱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
一天子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
及遇赦出復爲黃門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
百人清河部曲千人棱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
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效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
取受風政不立初棱爲常侍求爲修起居注或曰魏收
可棱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既爲樞要又欲
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
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棱備剌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
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饗急報曰崔徐州建義
之勳何稽古之有棱自以門代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
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祕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
兼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棱有文學偉風貌
寡言辭端疑如神以簡貴自處神武言崔棱應作令僕
恨其精神太遒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懽
棱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而如刻

晝警欵爲洪鐘響會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倭
以籍地自矜嘗與蕭祇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少
遐晚謂倭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倭亦無言直曰
爾每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傳崔趙李何爲
者哉崔暹聞而銜之神武葬後倭又竊言黃頷小兒堪
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告暹暹啓文襄絕倭朝謁倭
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頷兒何足拜也於是鎌倭赴
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倭在
禁誚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邪出告倭子贍曰尊公
意正應欲結姻陳元康贍有新生女乃許妻元康子元
康爲言於文襄曰崔倭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文
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倭若在邊或將
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
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
弘倭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遺公不殺也文襄曰然則
柰何元康曰倭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
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設孝先亦言倭舊勳乃捨
之倭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鄉

以爲黃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中監
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回授第九
子約棱一門昏嫁皆衣冠美族言凶儀範爲當時所稱
妻太后爲博陵王納棱妹爲妃勑中使曰好作法用勿
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
棱跪對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爲東兗
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爲馮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
馮氏驕縱受納狼藉爲御史所劾與棱俱召詣付廷尉
諸囚多女女焉獄中致鏡尋別詔斬馮於都市支解爲九
段棱以疾卒於獄中棱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魏中興
之後迄於孝武帝詞誥表檄多棱所爲然率性豪侈溺
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棱
素與魏收不協後收既專典國史棱恐被惡言乃悅之
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棱子贍字
彥通聰明彊學有文情潔白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
發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初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贍
學於濟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儁雅有風譽晚年
無子見贍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棱兒便爲後生第一我

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辟爲開府西閤祭酒博陵崔暹爲中尉啓除侍御史以父與暹隙俄而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晞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文襄崩祕未發喪文宣命贍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曰登雲龍門與其父悛俱侍宴又勑贍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詔問邢邵等曰今贍此詩何如其父咸云悛博雅洪麗贍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冕謙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讌併爲崔贍父子榻音欽引贍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盧中書信因間思道曰我比日多務都不見崔贍文藻卿與其親遇理當相悉思道曰贍文思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悛云此言有理其日便奏用之悛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媿裴子乎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交槩將東還贍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贍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多不堪數奏除清河

中正孝昭踐阼太子就傳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
陽勑曰東宮弱年未陶訓義鄉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
勞鄉朝夕游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贍專在
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儀制一皆委焉太子納紀
斛律氏勑贍與鴻臚鄉崔劼撰定嬪禮儀注仍面授別
旨曰雖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為後式時詔議
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為一議朝士莫不雷同贍別
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贍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
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輕儻若是還贊其所長若非須
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贍還聖朝顯
職尚不免此疵草菜諸生欲云何自進贍容貌方嚴詞
旨雄辯收慙遽竟無一言太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
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
六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
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還襲
爵武成公再遷吏部郎中因患耳請急十餘日不差舊

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贍邊措舒緩曹務繁劇附驛奏聞因見代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驍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卒贈大理卿濟州刺史

謚曰文贍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常於宅中送食備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贍食便往造焉贍不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贍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匕筯悉噉贍餘飲噉贍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與君語君能不顧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食[illegible]

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爲療倒而贍終不改焉嘗見選曹以劉逖爲縣令謂之曰官長止應子琮輩乃復屈名人馮之乎琮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敗焉有集二十卷悽矣仲文有文學太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度河波中乍沒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爲君爲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後文襄欲疲行青州聞其多醉乃止天保初悛爲侍中仲文爲銀青光

祿大夫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嘗被勑召宿醒未解文宣怒將罰之試使爲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卒子偃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儼有文藻列在文苑傳中仲文弟叔仁輕俠重衿期仕魏爲潁川刺史以貪污爲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賜死於宅臨刑賦詩五絶與諸弟訣別不及其兄悛以其不甚營救也子彥武有識用隋開皇中位魏州刺史叔仁弟叔義魏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初叔義父休爲青州刺史放盜賊令出其黨遂以爲門客在洛陽與兄叔仁書

錢事發合家逃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甘心舅罪驟爲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殺之叔義弟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躍絆失官性兼俠氣後自修改閉門讀書當時稱爲博洽後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爲陽斐副恥君斐下自負才地呼斐爲陽子語輒折之還卒於路子拯位太子僕武德郡守子侃弟子植位冀州別駕走爲從禽髮挂木而死子珪子植弟子聿位東莞太守子聿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

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禫月兄子慶死又百日不
入房長八尺餘姿神儁異潛觀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
驚目武定中爲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贍俱詣晉陽
寄居佛寺贍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父立子約爲几對
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爲二大人也
乾明中爲考功郎病且卒謂贍曰自諸兄殁而門業頹
替君家大唯吾與爾命之脩短曾何足悲汝能免之吾
不餘矣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
人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爲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
太尉騰少質直明解東裏魏正光中北方擾亂歸爾朱
榮尋爲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爲晉州又引爲長史封石
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騰以誠款預謀纂緝軍事遷都公入
爲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侍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
寡騰顧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妹隆之遂相間
構神武啓免騰官既而復之與斛斯椿俱掌機密見忌
憲禍奔晉陽神武入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爲尚書左
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令時

西魏攻南兗州詔騰率諸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北境亂騰亡一丈及責推詰不得疑其爲人婢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爲尚書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爲養女孝芬死其妻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之爲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妾其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樞要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納賄不知紀極官曾非財不行餚藏銀器溢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神武文襄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贈太師開府録尚書事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子鳳珍嗣性庸暗卒於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爲閹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貲升爲事父幹魏白水郡太守或云幹爲姑壻高氏所養

因從其氏隆之後有學宅之功神武命爲弟仍云勃海
濟人幹贍司徒公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沈有志氣
初行臺于暉引爲郎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及神武起義
山東以隆之爲太行臺御史右丞從破四胡除驃騎大
將軍封平涼公累遷并州刺史後拜尚書右僕射時初
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塉薄隆之啓神武悉
更反易乃得均平及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徹洛陽宮
殿遷於鄴營構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
以漳水近於帝城起長隄以防汎溢之慮又鑿渠引漳
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磴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以後天
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
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請非實在邊要掌兵馬者悉斷之
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
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
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人
而羣小嘖然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武定
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
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乃受禪進爵爲王尋以本

官錄尚書事領六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小巧至於
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
射棚上立三人像爲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
隆之曰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終日射人隆之
無以對初文襄委任兼僕射崔暹黃門侍郎崔季舒楊
及文襄崩隆之啓文宣並欲害之不許文宣以隆之舊
齒委以政事隆之子嬉於
讒毀日至崔季舒等仍以前
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
有寃狀便宜申滌何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不止
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語昶曰與王交游當死生不
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嘗侮帝
帝將受魏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
因此怒罵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縶百餘拳放出溷將飲水
入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贈
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不學涉而欽尚文
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
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既多猜害追忿隆之

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餘人於前慧登等言乞
命帝曰不得已命左右一時害之收其首並投之漳水發隆之
冢出其屍葬已積年貌猶不改斬截骸骨而焚之棄於
漳流天下寃之隆之嗣遂絶乾明中詔其兄子遠爲
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隆之初見信於神武性
多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焉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
姻不果太府卿任胄同知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
晏請託不遂並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
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子如本名傉檀其先自云河內溫人也八世祖模晉司空
南陽王模世子保晉亂出奔涼州因家焉魏平姑臧徙
居於雲中父興龍魏魯陽太守子如少機警有口辯好
交游豪桀初爲懷朔鎮省事與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
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攜家口南奔肆州爲爾朱榮所
禮遇榮之向洛陽也以子如爲司馬仍爲大行臺郎榮
以子如明辨能說時事數遣奉使詣闕多稱旨孝莊亦
接待焉爲武衛將軍榮之誅也子如知有變自宮內突
出至榮宅棄家隨榮妻子與爾朱世隆等走出京城世

隆便欲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天下竟竟唯彊是視於此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即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迴軍向京出其不意假不如心猶足示有餘力於是世隆還通京城節閔帝立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進封陽平郡公神武起義信都世隆知子如與神武有舊疑之出爲南岐州刺史神武入洛陽子如赴京師以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右僕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號爲四貴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待之甚厚並坐同食從旦達暮及將還神武與婁后俱有賚遺率以爲常子如性既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無所顧憚與和中以爲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委其黜陟子如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以稽留時漏致之極刑有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勾刀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子如於建義之始身不參預直以神武故舊遂當委重意氣既高聚斂不息時文襄入輔朝政子如以贓賄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

止於尚書省一宿而髮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晉州
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駕特牛贖贖在道死
脊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勑文裹曰司馬令旦
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裹疑馬行街以出子如脫其鎖子
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憔
悴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蟲賜酒五百餅羊五百口粳米
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耶
未幾起行冀州事子如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後官爵
別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有翊贊之功別封須昌縣公
除司空子如性清慎稍不事檢裁言嚴穢載識者非之而
事婢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並加欽愛世復以
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崩遲等赴
晉陽子如以斜劾之釁乃啓文宣言其罪惡仍勸帝誅
之其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司所奏文宣引子如讓之
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
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以疾薨贈太師太尉懷
州刺史謚曰文明長子清難尚神武女文宣世爲比豫
州刺史叛入周列在周史子如兄弟纂纂長子世雲輕險

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姦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
襄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
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爲景所殺世雲弟膺之字仲慶美
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
郎天平中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既宰相猶子兼又自有
名望其所與游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元景等並
爲莫逆之交及世雲階於逆亂膺之及諸
弟並有人才爲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近鎮文宣嗣
業得還齊受禪子如以別封須昌縣公廻授膺之子如撫
愛甚於慈膺之兄弟事之如父性方吉不會俗舊與楊愔
同爲黃門郎至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姊慘
尚書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引
乃於樹下側避之愔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凡何故避弟
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踈簡
慢物竟天保閒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
祭酒清河末拜金紫光祿大夫患澀痢積年不起武平
中就家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寵以賞勳勤膺之
雖爲猥雜而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自孤微爲子

如管記膺之北相忽略不爲之禮及彦深爲宰相朝士
輻湊膺之自念故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
已太常卿段孝言左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
其第幼之舉座傾敬膺之時疾在外齋馮几而坐不
爲動容直言我患痢父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杳貴
游後進奪之嘗與碁杳忽後至寒温而已碁遂轂閤宅
閉素門無雜客性不飲酒而不愛重資遊病久不復堪
讀書或以弈碁求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
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與揚
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不愈亡歲以痢疾終膺之弟
子瑞爲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憚以疾去職就
拜祠部尚書卒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文節子瑞
妻陸令萱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開府儀同
三司中書監温縣伯諸子亦並居顯職同遊給事黃門
侍郎同回太常少卿同憲通直常侍同遊終爲佳吏隋
開皇中爲尚書户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子瑞第幼之
清貞有行武平末爲大理卿隋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
薛琡字曇珍代人也父虎子魏徐州刺史自有傳琡形貌

環偉以有幹用爲典客令每引見儀望甚美宣武帝謂
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琡答曰
宗廟之禮不敢不謹朝廷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
庸臣所及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
考掠直以辭理窮覈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
靜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冤滯洛陽繫
獄唯有三人孝明嘉之賜綵百匹琡本附於元乂乂廢
憂懼由是政教廢弛坐免官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琡
復事之累遷吏部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
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琡以爲應次若貫魚勤簿呼名一
不委之以學割瑚璉任重豈宜以弱力若使選曹唯
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應次若貫魚勤簿呼名一
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守長若
得其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人則侵漁爲患更深臣請部縣之
職吏部先盡擇才并學古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
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貴賤之中有才堪牧民者
當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之將佐丞尉去民稍遠
之將佐丞尉去民稍遠當否未爲多失宜依次補

叙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曰君相共治天
下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
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
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
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
庶令塗炭之餘戴仰有地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
穆討邢杲以琳爲行臺尚書軍次東郡時元顥已據鄭
城邢杲又逼歷下天穆議其所先衆議以杲彊盛宜先
經畧唯琳以爲邢杲聚衆無名雖彊猶賊元顥皇室昵
親寄藩義舉自河陰之役人情駭然今有際會易生感
動杲鼠竊狗偷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待顥事決然後迴師
滅杲不難天穆以羣情所願遂先討杲杲降軍還至定
陶天穆留琳行西兗州事尋爲元顥所陷顥執琳自隨
爾朱榮破顥天穆謂琳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
拜七兵尚書神武引爲丞相長史軍國之事多所關知
琳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神武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琳
諫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
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

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炬黑嶺自然歸降願王
無度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
難收殿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
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後范
陽盧仲禮及琡與諸軍討平之轉殷州刺史爲政嚴酷
妻民苦之後歷度支殿中二尚書大保元年遷尚書右
僕射卒臨終勑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
官自製喪車不加雕飾但用麻爲流蘇繩網絡而已明
器等物並不令置琡久在省閣明閑簿領當官幹
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內實浮動愛
納貨賄曲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傷害人士畏惡之魏
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潘逸放恣琡初與姦通後納以爲
婦或有謗之遂棄其前妻手氏不認其子允由是室家
內忿競相告列深爲世論所譏卹贈開府儀同三司尚
書左僕射青州刺史謚曰威恭子允嗣
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父津魏司空前史有傳愔小
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閤未
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而喪

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酒曰汝比來讀何書答曰誦詩子恭因曰誦詩至渭陽未邪惜便號泣感嗜子恭後謂滓曰嘗謂秦王恭亦對之歎敬遂為之罷酒子恭慈從今已後更刮目而視之惜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其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惜顧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惜裕有我家風宅內有歲竹遂為惜於林邊別葺一室令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士餘人賦詩惜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為定州刺史惜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為杜洛周陷金家被囚繫永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惜

乃託疾密令吐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仇陽暗不語榮以
爲信然乃止元 女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元
顗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
處便屬乘輿北 守夜至河侃雖奉遵軍舉而度而潛南
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處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
情以世故未夷志力謝病與友人中書侍郎河
聞 加邵隱於嵩山及 武帝誅爾朱榮其從兄侃參贊帷
幄朝廷以其父清公爲 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
肯邯鄲之陽寬皆 不從 愔請單馬之俄而孝莊

幽崩愔家以忠烈閭門塗炭愔時適還都行達邯鄲過
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誕以愔名家盛
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正焉遣隊主輩榮貴
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
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何復面目見君父之
難得自益於一繩傳首而去是君之惠也榮貴深相矜
感遂與愔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累載屬神武
起義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
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即以爲行臺郎

中大軍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憤謂曰
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
神武命憤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
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憤及崔悛出
憤遭離家難嘗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
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憤每陷陣先登朋儕
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
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
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左僕射尚

書五人刺史
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
守者二千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
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厲
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憤從兄稚為岐州刺史以直言
忤旨見誅憤悲懼疾發乃取急就鴈門溫湯療治郭秀
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
亡憤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沈者變易姓名自稱劉士
安入嵩高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居削迹又潛之光州
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

守王元景陰祐之神武知憕猶在遭憕從兄寶徵喜
慰喻仍勑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
之大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太原公即文宣帝
也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
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為聘梁使主行達嶋敬州內有
憕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感悲慟哭歐血
數升遂發病薨成行輿疾還鄴父之以本官兼尚書吏
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
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
改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
即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
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為尚書令又拜特進驃
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寮莫有下淚憕
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彌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
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為孝昭所誅時年五十天
統末追贈司空憕貴公子早有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
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第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
幼慈旨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

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炊頻遭迍厄冒履
危難一餐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
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爲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
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爲
意其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名無有
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得很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
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
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定禮漫漢果自不虛
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爲士琛士深自言愔曰盧
郎潤朗所以比玉自高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纏大帶遇
李庶頗以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
能無愧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
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
軒公卿拜授發號施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溫辯神儀若
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
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數
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鄰宅嘗見其門外有車
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

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恒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惜與左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宋欽道領軍可朱渾天和中書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並以二王威望先皇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須天子諒闇議令恒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恒山隨梓宮之鄴留長廣鎮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廢太皇太后於北宮歸政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以來尚書多濫至是惜先自表解其開

王諸叨竊冒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惜等議欲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宦人李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惜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且出其一乃奏以長

廣王爲大司馬幷州刺史恒山王爲太師錄尚書事
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太會百僚惛等並將同赴子默止
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惛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恒
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
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諸貴數人相知并與謀
勳胄約行酒至惛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
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及宴如之惛大言
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貞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
應及此恒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惛及天和
勿道皆被拳杖亂歐擊子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
延康買孰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
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惛等詣
突入雲龍門見都督陀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
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惛等於御前長廣王
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
恒山王以塿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揚導
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
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言與淚等

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業共執遵彥等
領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默然領軍
劉桃枝之徒陛衛即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
刼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
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
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奈
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泣公皆泣太皇
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恒山
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曰何不安慰汝叔帝曰天
子亦不能與叔惜豈能惜此漢耶祖願乞兒性命兒自
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斷之長廣王以子默昔
讒己作詔書故先授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悄喪哭
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納之曰以表我
又曰阿磨姑福也道人姑夫兒也羊爲悄也角爲用
力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笑尼故曰阿慶姑悄
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羊

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睦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惜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後散失門生鳩聚所得萬餘言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人少時相者謂曰使役在朝大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爲典籤將命使蠕蠕子獻欲從相者之言乘歸神武神武舊之大悅神武舊之長養諸女是爲陽翟公主遂以嫁之甚被待遇

文宣時官至侍中濟南即位重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北門觧律光逐而禽之子獻嘆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天和事見兄元傳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太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爲太原公東閤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稍不可制欽道舊與濟南欵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詔拜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二

人權將與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善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願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願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父固魏前將軍休之雅尚爽有風檖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擅聲爲後來之秀時人爲之語曰能賦能詩楊休之初爲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安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詣其族叔伯彥宦

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葛榮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魏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才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文襄以爲大行臺郎中天保中神武幸

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其文曰六王三川神武以問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當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祥既於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言不可言神武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伊為三川比洛陽也而涇渭洛亦為三川此雍州也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於關右神武曰世人無事嘗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録荆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掌綸誥魏宣武以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稱收為散騎常侍領著作郎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為中興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黄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為相國齊王時將授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為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之高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及受禪除散騎

府軍積喪前事也文宣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襠甲
手持白稍時魏收爲中書令朝之曰義眞服未休之曰
收爲當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
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
禮儀別封始平縣男後除中山太守先是章道建宋欽
道代爲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並立制監臨之官出行
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爲非及
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甘非之者爲其失
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心直是處世難

耳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至晉陽
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彥與休之等款狎相
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休之頻眉而已他日
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
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特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
哀詐泣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奏昭留心政道
每訪以治術休之啓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
爲政教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
書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

國史尋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遷用莫不才地俱允前國史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父不見調休之引為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性簡率不樂煩職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耳吾欲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閑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左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為人物所傾服外如疎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為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矜期好游賞大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望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為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焉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普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為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拏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拏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不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

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令直諫陽子烈其有焉晚
卽說祖珽撰御覽書竟成加特進又白珽令其子辟彊預
脩御覽辟彊無才藝爲人所嗤鄙及珽被黜便布言于
朝云先有嫌隙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
意不欲令耆舊故人知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
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鄙焉魏收監史之日立神武
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
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
元保爲限斷魏收有貝猶兩議未決收死後便諷動內
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
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
又謂其所親云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九此諸事皆
爲時論所鄙好學不倦遂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麗亦
爲典正魏收在日深爲收所輕收卒後以先達見推位
望雖高虛懷接物爲縉紳所愛重周武平齊休之與吏
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欽慶支尚書元脩伯大理
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秘書監源宗散騎常侍兼
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

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
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
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劭
陸開明十八人同徵爭隨駕後赴長安尋除開府儀同
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上開
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
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仕
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
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陟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

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叱曰柱轉三
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
南者其夢竟驗云子聲彊字君大性疎脫無才藝休之
亦引入文林館爲時人所嗤卽武平末爲尚書水部郎
中休之弟綝之天平中入關次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
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遙蕩而拙世俗
流轉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賞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
取而改之言其字誤實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
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

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肖吾以才士也休之從祖弟斐
宇叔鸞父藻魏瀛州安東府長史斐魏孝莊時於西兗
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
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
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
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
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侃
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
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梁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
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
形勝欲因山壑以為公家苑囿斐書答以國步始康人
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勸恤民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
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
寮府置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
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子師孝
中書令人斐從叔昭字元景廖涉史傳尤留案牘為文
及崔悛為崔暹所告昭劾成其獄賴邢子才為悛由是
以免昭由是為時論所不與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令

昭等定議注草詔無并授官未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
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
州高陽內史卒於郡文集十卷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
方美詞令善尺牘仕鄉位三公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李雅廉趙郡高邑人也父紹魏毅州別駕兄義深梁州
刺史義深自有傳雅廉少而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人
有所求請家人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彊付之輒擲於
地州牧以其蒙雅而廉故以名焉雅廉聰敏好學年十
五頗尋寶五經章句釋褐奉朝請累除文襄驃騎府長
史又遷瀛州長史轉武
每應機立成當先期會莫不雅合深旨為諸州准的神
武嘗謂司馬子如曰觀雅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
數十人令郎中杜弼宣旨慰勞初詰諸州刺史守令等
曰辟鄉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腳指不足時諸人並謝
罪雅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以半酒神武還并
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音是知人之天文襄嗣事召

詣晉陽除霸府掾文襄謂杜
長吏今各舉所知多不見納
廉曰我教吾好長史廳李雅
長史常在文襄幕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為館客待
以上賓之禮天保初為太原太守文宣嘗召見問以治
方語及政刑寬猛帝終欲深寄雅廉固以為非帝意不
悅又與語及楊愔雅廉誤稱晉楊公以應對失宜除瀋
陰太守累遷太僕大司農二鄉趙州大中正大理卿所
在稱職後主時和士開權重自
深盡傾雅廉高揖而已
由是出為南青州刺史州
能委雅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
提婢鼓二十人雅廉不受遂殺之罷還鄴祖孝徵執政
求紫石英於雅廉以其南青州所出雅廉辭無好者固
請乃與二兩孝徵甫不平之亡以告雅廉雅廉抗聲
曰李雅廉結髮從官誓不苟
心求人天生德於予孝徵
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
而并州耳時已授并省部
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勅遣
加儀同雅廉獨不露此例語
曰義不作儀同更覺為

榮耳卒贈吏部尚書雅廉簡有神威幼有風裁家業禮學又善音樂撰集樂書近百萬言卒於尚書高左丞又有李翁字彥鴻世居柏人弱冠以文章知名仕鄉位東平太守後待詔文林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梁晚節頗以貪酒爲累貧無居宅寄止佛寺中常著巾幘終日對酒招致賓客風調詳雅翁從父兄子朗翁之流亞兼有吏能位中書舍人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也六世祖猛秦苻堅丞相家於華山之鄭城祖嶷魏孝文世爲內都大官父雲位南兗州刺史昕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疊舉手極上爲率與太原王延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歎美之太尉汝南王悅辟爲騎兵參軍舊事王出騎兵則武服持刀倍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兵在前手爲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主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僚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獨執版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

爲宴通親起與牀卿何人也獨爲偃蹇對曰王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案從厮養之役悅謝焉在坐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於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慢寮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後除著作佐郎以兵亂漸起將避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黃門侍郎王遵業惜其名士不容外任奏除尚書右外兵郎中出爲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遷東萊太守于時年凶人多相食昕勤恤民隱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間邢邵俱爲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執我邵乃免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孝武或時祖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爲人之師表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聘梁魏收爲副並爲朝廷所重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憲臺劾昕收在江東大將商

人市易並坐禁止文襄營救之累遷祕書監昕雅好清談詞無淺鄙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鄉無恚而返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言及此以爲笑樂昕聞之故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頊之以被謗左遷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人曰王元景殊獲我力由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爲良二千石文宣踐阼拜七兵尚書以參儀禮封宜君縣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

道我輩文宣以昕頗談非濟世才罵曰好門户惡人身又有讒之者云王元景每陰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曰元景本自庸才素無勳行早霑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超居膺事俄佩龍文之劒仍啓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此誠宜清心勵已少酬萬一尚書首揆之本庶務攸歸元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己能使直而爲枉曲反成絃害政損公名義安在僞賞賓郎之味好詠輕薄之篇自謂模擬儁楚尚盡風制推此爲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心肅在身宜爵宜從削奪於是徙幽

州爲百姓所任運
莊於梁爲主除銀
漳令嵇曄及舍人
順爲奴鄭子默私
爲之何言無也子默
陛下於商辛楊惜僞
士爾語皆元景所教
遣騎執之見方搖
十年也天統末追
卒於燕郡太守所
風流蘊藉世號王
元旭少與所齊名
史昭字仲亮少好
適海隅與邢子良
書曰賢第彌郎意
理吟詠情性麗絶
淹雅有器度好學
悌知名卒於考功
元改其操末幾徵還奉勅送蕭
昭所曰白古無朝士作奴所曰箕子
昭以曄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
文師以曄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
昭所曰白古無朝士作奴所曰箕子
昭所言殺文宣仍曰王元景比
爲解之帝謂惜曰王元景是爾輩
輩臣酣飲所稱病不至帝
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
詠言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
史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顗嗣
元景所教
帝後與羣
士爾語皆
遣騎執之
十年也天統末追
卒於燕郡太守所
風流蘊藉世號王
元旭少與所齊名
史昭字仲亮少好
適海隅與邢子良
書曰賢第彌郎意
理吟詠情性麗絶
淹雅有器度好學
悌知名卒於考功
崔氏有學識風
生九子並
以武藝自許性敦篤以友
昭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
元昭少與所齊名
史昭字仲亮少好
適海隅與邢子良
書曰賢第彌郎意
理吟詠情性麗絶
淹雅有器度好學
悌知名卒於考功
崔氏有學識風
生九子並
以武藝自許性敦篤以友
昭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
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
遊處子良愛其才悟與其在洛兩兄
識深遠曠達不虧簡於造次言必詣
當時恐足下方難爲兄不假慮其不

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業聘梁啓暉繹禍除負分散騎
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暉願養母竟不受署母
終之後仍屬遷鄴遨遊鞏洛樂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
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
將獨孤信入洛署為開府記室暉先被大傷困篤不
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猶書勸令赴暉復書曰辱告存
念見令起疾猶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猶吾豈願
其必猶但理契無二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
疑其非猶亦可疑其是猶而不療儻是猶則難救然

護雖非猶亦無損疑其非猶而不療儻是猶則難救然
則過療則至萬全過不療或致於死若王暉無可惜也
且將軍威德所被颺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
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為將軍言也於
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神武訪朝廷子孫忠
孝謹密識達淹通者令與諸子游晞與清河崔贍頓丘
李愛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為大將軍崔暉等
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

第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等若苟使回邪致相詿誤
皐及門族非止一身睎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
參軍帶恒山王演友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
恒山王演數諫爭帝疑王假辭於睎欲加大辟王私謂
睎曰王慱士明日當作一條計事欲爲相活亦圖自全
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睎二十帝正發怒聞睎得杖
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諫大被歐撻
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
母何於是每臨王疾謂王努力彊食當以王睎衆

釋睎令往王第王抱睎曰吾平生坐而飯睎由是得免徒還
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罹此舍至尊親爲人兄
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
自惜不惜太后乎王於是彊坐而飯睎由是得免徒還
爲王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
睎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
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皆約絕主上顯顯賴殿下扶翼王
深納焉王嘗從容謂睎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
吾豈得以前逢怒遂爾結言卿宜撰諫草吾當伺間極

諫晞遂條十餘事以言因復切諫言曰比干彊諫不量
時之可否雖忘身於劍剖而致本朝以危亡今朝廷乃
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且狂藥令人不自覺刀
箭豈復識親踈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
太后何且乞將順日慎一日言晞獻畝不自勝曰乃至是
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命火對晞焚之
其後言見危機轉切承閒苦諫遂致忤旨大被困辱帝
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頸言曰臣不忍見宗廟陷危亡
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
早行決帝罵曰小子何
王曰天下嗇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
會醉卧得解爾後褻黷之好徧於宗族所在留連俾晝
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
曰一人垂拱吾曹亦頗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眞守
文之良主也晞曰天保享祚左右無柱石之才東宮委
一胡人令習鞭轡自幼而長不聞雅正今卒臨萬機駕
馭雄桀如聖德幼沖未堪多難殿下宜朝夕承旨而勿
使他姓貴戚出納詔命必致矯弄襲有所歸殿下雖欲
守藩職樂爲善其可得乎假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保

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睎曰周公抱成王以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他日王又問睎曰外人有何議論對曰見源文宗云録王宜居內夾輔不可出外又陽休之亦云昔周公朝讀百篇書久見七十士猶恐不得人録王何所嫌疑乃爾不接賓客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睎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耶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睎并州長史又王從至鄴謀楊遵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延睎內齋謂曰近人說吾在京舉措何如睎曰伏聞殿下精誠感天誅五罪而天下服往日奉辭恐二儀崩隊何悟神武潛斷朝廷廓清王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鮮清終當何以處我睎曰殿下將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秦趙郡王殿爲左長史睎爲司馬每夜載入書則不與語以睎儒緩將不允武帝之意後進睎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正法繩之睎曰朝廷比者踈遠親戚寧恩骨肉之重

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竝剌在朝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天道不常虧盈迭至神幾變化所響斯蓋雖執謙挹糗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人之基王曰鄉何敢須發非所宜言須致鄉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發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曾將出使臨別攜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伏隸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論自以鄉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身戰矛既發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相日日勸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孝昭帝踐阼除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

因勑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
並入東廊共檢録歷代廢禮隆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
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隲父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
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等衰有不
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
者悉令詳書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典
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勑未許每令晞就東
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尋爲太子傅晞以局司
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

劇識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勑問比何所聞晞曰
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車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
此耶欲習武晞曰鑾駕巡狩爲復何爾若輕有征戰恐
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誓酌帝使齋
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爲裴蔡
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
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而問
晞曰此人合死否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其地臣
聞爵人於朝與士大夫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

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已後當爲五公啟之帝欲以睎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睎曰我少年已來闕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睎中的當得絹爲不善箭有司不與睎陶陶然笑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睎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睎妻睎令妻答妻終不言睎以手撩胷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帝崩睎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忘其

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呵叱而罷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睎性閑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久在并州戎馬闖閭不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娛談笑爲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鷹鸇散雲高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睎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門祭酒盧思道問睎曰昨被召已來頗得無以魚鳥致怪睎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鄉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

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迫懼有士
賊而睎溫酒服膏曾不一發每不肯疾去行侶亢之睎
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作三公矣舜立周武帝以睎
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
文襄比征乘赤馬且蒙霜氣遂不佰
爲求覓不得須臾曰出馬體霜盡
尚在爲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踢蹀
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
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
大寧初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天統
直散騎常侍卒贈鄯州刺史子伯奉
郡太守挺自有傳昂年七歲而孤伯
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致是吾家
直少有志略頗綜文詞天平二年
識自亡失馬廣候
聚在幕前方云我馬
曾云羣寮嘲之曰王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祖挺魏幽
父吏部尚書孝芬
千里駒也昂性端
又襲引爲記室參軍

委以腹心之任及輔朝政召為
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
史時勳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
紙多行不軌孫騰司馬
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
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內
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史時
府有陽平人呂寶為妾
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
郎中鄭懋掾盧斐屬王
推問即日詰根緒獲其實狀
孫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昂
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績年鞫
極言得失昂上書曰竊
如右府一長史所懲其以
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不
如右府一長史所懲其以
為愧武定中文襄宣令內外
極言得失昂上書曰竊
設其來尚矣書稱破蜀業
以興師焉晉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所邑鄰接
邊境創立營田儲糧果贍軍
二州控帶奚賊蠕蠕徐揚充雜
此而論鑑非遠其幽安
輸之資常勞私糴之費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
則人加勸勵倉廩充實供軍濟國宜謂在茲其次法獄
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
深未有雪大為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殘劾至如錢紬
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為贓罪從即定乞勒臺司務存獲
實如此則有息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後除尚書左

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丞又兼檢校吏部尚書
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
法有利於人遂爲常式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
利軍國文襄以問昂昂曰亦既官煮須斷民竈官力雖
多不及人廣請準關市薄爲竈稅私舘官給彼此有宜
朝廷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顯陽殿魏
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崔㥪等曰自古甘露爲瑞漢
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澤等曰自古甘露降者凶兩門不由符瑞
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至昂
案瑞圖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言凶兩門不由符瑞
故桑雉之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
雖休勿休允答天意魏帝爲斂容後攝都官尚書上勸
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轉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
議定國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頒益禮
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二十四條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
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帝
尋幸晉陽將發勅遞相遵率不者令昂以聞昂部分科

條校正今古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性清嚴見黷貨之輩嫉之如讎是以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又與尚書盧斐別與宗緻詔獄並有殘刻之聲至於推繩大事理可明言是非不至莧晧有濮陽人沈子遐齎侯景鐵券告徐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期舉兵應景又衛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寶覓告弼誹謗并與元子雄謀逆帝甚怒付昂窮鞫昂皆執正雪冤告者引妄獲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尚書時有饋織小吏因內臣投書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昂窮檢昂言笑間咸得情告者辭窮並引嫌狀於是飛書遂絕轉都官尚書仍兼都官事食濟北郡幹文宣嘗幸東山百官預宴升射堂帝召昂於御座前謂曰舊人多出為州我欲以臺閣相付當用卿為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鄉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已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則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十年策拜儀同燕子獻百司陪列帝謂昂曰歷思羣臣可綱紀省闥者唯卿一

人耳遂除兼右僕射數日後昂因入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惲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其太速明日即拜爲眞未幾還爲兼楊惲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射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勳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丞太常如故昂從甥李公統坐高歸彦事誅依律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宮時公統母年始五十餘而稱六十公統舅宣寶求吏以免其姊昂弗知録尚書彭城王浟發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復爲五兵尚書遷祠部天統元年卒贈趙州刺史昂有風調才識立朝有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揣上意感激時主或陳便宜繼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爲文宣所知實發言獎護人莫之能毀議曹律令京畿密獄及朝之大事多以委之昂情尚嚴猛好行鞭撻雖菩薩萬端對之自若前則崔暹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正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歸服有五子第三子淹字君洽頗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局爲時論所許以奉朝請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爲中書侍郎

崔季舒字叔正昂從曾祖子瑜之子也子瑜位魏位鴻

臚少卿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
才具年十七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
之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
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
心腹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
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回隸焉內伎屬中書自
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
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答霸朝恒與季
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舅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
都統性鯁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
是賓客輻湊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
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
時勳貴多不奉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
等所爲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
陽休之勸季舒從曰一日不朝其門容刀季舒性愛聲
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終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
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
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

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
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服除光祿
勳兼中兵尚書出為齊州刺史坐遣人慶淮互市亦有
贓賄事為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晏蕃曾病文宣令
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太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遷度支
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勑令監造以判事式為
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為西兗州刺史為進貢戲於更部
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韋鞭數十及武成崩不
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
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
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莫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
獎勸文學議聲翕然遠近繕寫美祖珽受奏季舒總監
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為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
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晝時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
還須禀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州畏
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
時貴臣趙彥深曆邑殷孝言雖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
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元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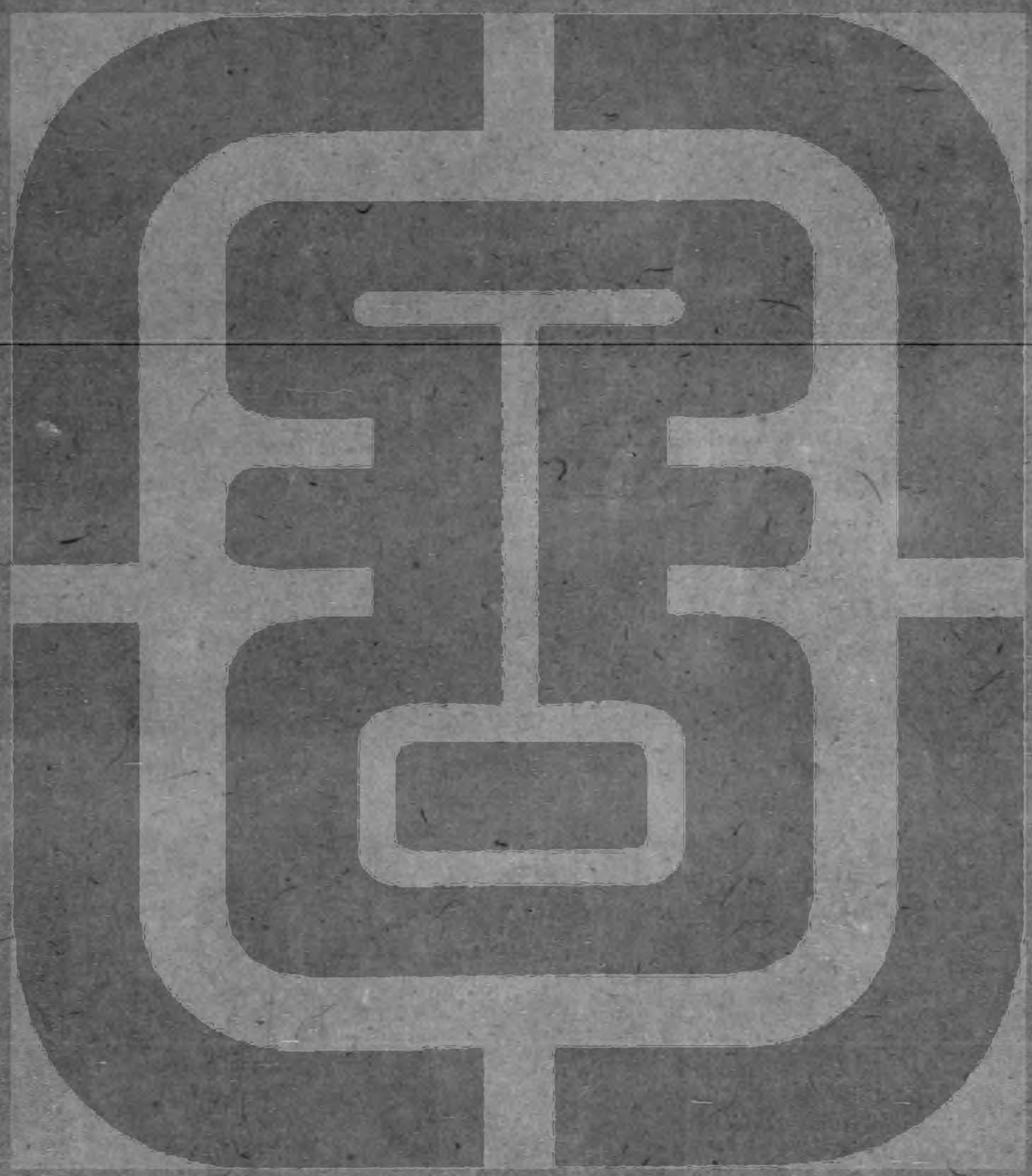
立向并州其實寺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
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
首並斬之毀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
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
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季舒本好醫術
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為名手多所全濟
雖位望轉高未嘗懶怠縱貧賤厮養亦為之療護庶子
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亮著作佐郎並流於長城
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被宥後南安王思好更稱
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為辭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
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並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宮周
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李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
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
高德正渤海蓨人也曾祖祐魏光祿大夫祖和壁中書
博士父顯輔國將軍朝散大夫祐附高允傳德正幼而
敏慧有風神儀表文宣引為儀同開府參軍知管記事
甚相親狎神武又擢為相府掾委以腹心遷冀門督郎
方雅周慎動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晉陽文宣在鄴君守

令德正參掌機密彌見親重文襄暴崩事出倉卒羣情草草勳將等以纘戎事重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正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從令德正居守以爲相府司馬專知門下事德正與文宣舊相昵愛言無不盡敬騎常侍徐之才及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正勸文宣行禪代之事德正又報心固請文宣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勳將大告以受禪之事諸將愕然莫敢答者時長史杜弼密啓文宣云關西是國家勁敵若今受魏禪恐其自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徐之才云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盜彊止當逐我稱帝譬如逐兎蒲市一人得之衆心皆定弼無以對文宣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皆以帝王之重不敢妄據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篡禹事此正是高德正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後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晉未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以五月應天順人德正亦敦勸不已

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撰禪代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
文表至五月初文宣發晉陽德正又録在鄴諸事條進
於文宣文宣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
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悛
度支尚書陸操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黄門侍郎陽休之
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禮儀注六日要魏太傳咸陽王
坦録尚書事濟陰王暉業等總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
受禪後乃放還宅文宣發至前直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
之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正竊徐之才告請曰山提
先去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
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
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所時既未行詔勑諸公文書唯云
奉約束德正及楊愔宣署而已受禪日竟難宗涤赤崔
以獻帝辱知之亦弗責也是日即除德正爲侍中又領
宗正卿尋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封藍田縣公天保七
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渤海郡幹德正與尚書令
楊愔綱紀朝政多有弘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德正屢
進忠言帝不悦又謂云右云高德正恒以精神陵逼人

德正甚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
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內忌之
由是答云陛下若用崔暹盧州刺史病即自瘥帝從之德
正見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爲爾計親以刀
子剌之血流露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提刀不
敢下帝起臨陛切責桃枝乃斬足之三趾帝怒不
解禁德正於門下省其夜開城門以氈輿送還家旦日
德正妻出賓物滿四牀欲以賕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
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語其所從得由諸元賂之也遂曳
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并其子司徒東閤祭酒伯堅
亦見害後文宣謂羣臣曰高德正常言宜用漢人除鮮
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讎也
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謚曰康嫡孫玉邑襲爵監田
縣公給事中通直散騎侍郎德正次子仲武京畿司馬
太原太守
尉瑾代人也父賓魏光祿大夫贈司空瑾少而敏悟
好學慕善以國姓門出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娶
其甥皮氏爲妻此除中書舍人後除吏部郎中文襄

崩文宣命瑾在北宮與高德正典機密天保中累遷
七兵尚書侍郎孝昭崩政除吏部尚書武成踐阼趙彦
深本子如賓倏忽文襄和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
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事多祕密由是朝之機事
頗亦預聞後為尚書右僕射率武成方在三臺饗宴又
遣奏聞遂命徹瓫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關風訓閨門穢
雜為世所鄙有一在室怨從奔誘瑾遂以適婦姪皮逸
人瑾又通寡嫂元氏民瑾嘗譏吏部郎中頓丘李構云郎
不稽古構對令史云我誠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古

否瑾聞大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之
別也有賈彦始者儀望雖是儒生瑾稱堪充聘使司徒
戶曹祖崇儒文辯俱劣瑾言將為當世莫及好學異人
搖脣振足為人所哂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又少威
儀子德載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哼云兒
出聞者皆笑及立性重頗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
逆即嗔罵既石(一作)選(一作)驕狠皮子賤恃其親通多所
談薦大有受(一作)納(一作)孫其弟靜忽而發之子賤坐決鞭
二百配北營(一作)瑾初為聘梁使梁人陳昭善相謂瑾曰

二十年後當[illegible]相[illegible]出[illegible]
年當死昭後[illegible]陳使兼
射鳴騶鐃吹[illegible]謂人曰此公宰相不過三
通直散騎侍郎